

乡音审美的三重影像

□ 徐渭明



“我们都是乡音的主人，同

时我们又无可逃避地成了乡

音的俘虏。在关于乡音的审

美里，我们以主人的身份，享

受着作为俘虏的别样幸福

写下“乡音”二字的时候，我的思绪顿时嘈杂起来。童年的乡野，久违的面容，还有那些以诗句或者画面样式呈现的属于审美领域的乡愁，蒙太奇般闪过记忆的旷野。

乡音，是我们可以毕生拥有的自主的符号，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被越来越多的外加符号所困所累所束缚，但乡音这个识别码，永远是亲切的，且是唯一的。

乡音，是不疏不远的伙伴，是不离不弃的朋友，是不嫌不厌的亲人。

我们都是乡音的主人，同时我们又无可逃避地成了乡音的俘虏。在乡音里，特别是关于乡音的审美里，我们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作为俘虏的别样幸福。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一层影像，自然是一方土地，一方丰沃美丽的土地，一方与乡音关联密切甚至唯一对应的土地，一方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且烙印深切的土地。

我们是这方土地上生长的孩子，如同这方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乡音亦然。于是，我们与乡音、与土地便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

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印象中的一方乡土，自然是不一样的，就像白山黑水之于东北人，山梁沟壑之于陕北人，小桥流水之于江南人，金沙雪浪之于沿海人，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各方有各方的神奇。即使是同乡的人，对故土的印象也会有不一样的版本。

但是，在乡音的旗帜下，乡土对于每一个人所发挥出的联想指向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乡土是最让人感到亲切、温暖的角落。而乡音，则是每片乡土恒久的特产。土地有多肥沃，乡音就有多丰硕；土地的色彩有多丰富，乡音的色泽

就有多鲜艳。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二层影像，肯定是一群人，一群形象丰满的人，一群与我们最初的生命关联密切且萦绕我们生命始终的人，一群与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以及虽非亲非眷却情同手足的朋友、伙伴。

因为，我们是操着同一种乡音的人，我们在乡音里迈开人生的第一步，我们用乡音牙牙学语，我们用乡音命名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我们用乡音呼唤着伙伴的小名……

当我们可以用乡音表达想法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我们快跟乡音惜别的时候。为了求学，为了生计，为了一些无法释怀的情感或眷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乡土，到异乡打拼和生活。即使没离开乡土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与乡音亲密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乡音，成了生活现代化、城市化大趋势下被边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在，那些熟悉的与乡土相关的面容还在，那些与乡音相关的往事还在。于是，在一次次的回乡探访里，在一次次的同乡聚会里，在一次次的静夜回忆里，乡音如当初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少年一般，活灵活现地穿梭着，奔跑着，嬉闹着，哭泣着。

与乡音相关联的人物和故事陡然丰富起来，从没笑过的村头大叔，爱穿花衣裳招摇的“张三姐”，总是能摸到大鱼的“憨大阿哥”，总是把麦苗当成青草的“城里小青”……一群乡人幻灯片似地浮现出来。当然，最多出现的是自己的亲人，还有他们用乡音传递的亲情。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三层影像，无疑是一份情感，一份不断升华的情感，一份与乡土、亲人相生相伴且不可割舍的情感，一份在这样的“乡音情感”上不断升华的关于乡音

的审美情感。

乡音，承载着太多的分量。对于游子来说，它既是情感的触发器，又是情感的储存箱，更是情感的裂变点。在异乡，熟悉的乡音，能让人找到久违的亲切和感动；在亲人面前，满口的乡音，能抚慰他们饱经沧桑的思念和牵挂。那些不吐不快的心声，用乡音表达最迅速最准确；那些曾经的小恩小怨，在乡音里，是相逢一笑的释然。

乡音，还承载着人类太多的共同情感。从审美角度看，那些乡愁，那些呼唤，那些守望、思念、牵挂和回归，有许多与乡音有关。崔颢当年登上黄鹤楼，望着历历晴川、萋萋芳草，眺望他的“日暮乡关”时，他吟唱诗句的语言，用的肯定是乡音；“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面对把他当成远客的孩童，不得不感慨时间这把刀的厉害，令他唯一欣慰的是“乡音未改”；“回到异乡”的张籍，在“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时，猛然想到已走得太远，开始以为“乡愁”只是一张小小的“邮票”的余光中，在经历了岁月的煎熬之后，把“乡愁”提炼到了“浅浅的海峡”的意象上，让人一咏三叹……

乡音，简简单单两个字，包含着多大的乾坤，蕴含着多少的情感啊！

还是静静地回味一下乡音的精妙段落吧。然后，大声地说出来！



为普通人打开艺术之门

□ 张雪

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在北京的王凡每天都要骑车经过东二环。那时候，保利剧院是二环边上的一座地标，对于王凡来说，也仅仅是一座地标而已。

到剧院看歌剧、听音乐会，在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中还显得“遥不可及”。改革开放之初，专业的剧院少，演出也少，大众文化生活只能用匮乏来形容。不过，一切都在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文化市场也繁荣起来。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全国剧场数量已经接近2500家。与此同时，许多新建剧院在硬件水平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身处其中的保利剧院公司，如今经营管理着63家剧院，每年在保利院线上演的演出多达9000场。到剧院看演出，终于成了越来越多像王凡这样普通人的日常选择。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鹏从中感受到的，是我国从短缺的文化生产供给、零散的文化经营活动到繁荣活跃的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的转变。

保利剧院是这场转变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1991年，保利集团开始管理国际交流中心剧院，并将其正式更名为北京保利剧院，由集团下属的一个部门负责北京保利剧院的运营。这是保利集团首次涉足文化领域。“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做文化的确没有一些产业来得快，但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和保利集团的未来考量，文化产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文鹏说。

2003年，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开启了从单体剧院到剧院连锁经营的探索之路。2004年开始，保利剧院公司先后接管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东莞玉兰大剧院3家剧院，拉开了保利院线平台搭建的序幕。2009年是保利院线发展的一个高

峰。“2008年保利院线经营管理的剧院共7家，2009年一下新增了8家。”郭文鹏回忆。

剧院院线该怎么管理？对这个问题，郭文鹏的答案是，依靠专业队伍运营，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如果每家大剧院自己去和国家级院团、国外院团谈合作，运营成本过高，演出档次和场次都会受限。”郭文鹏说，“一个专业的运营公司能起到整体运营、资源整合的作用。”由此，保利剧院公司直接选派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骨干担任管理者，对下属剧院进行直营管理。“任何一家剧院的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从工作单到对演员的接待等，一切服从标准。”郭文鹏说，剧目方面，由总公司统一引进，并安排演出场次，实现规模效应，有效控制成本。

保利探索的模式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专业人才，二是标准化。在人才培养上，保利剧院公司依靠面向管理人员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面向不同专业的主题大师班，以及面向所有员工“以赛代训”的知识技能大赛，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2018年我们与中央戏剧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学历教育，成立了国内首个剧院管理本科班，并计划开设管理干部研修班，为行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郭文鹏介绍。在探索将规范标准化上，保利剧院公司制定了国内首部《剧院经营管理规范》，提出院团演出等级分类标准，牵头制定和发布了剧场管理行业第一部《剧场自律与服务公约》。

院线建设日渐成形，保利剧院公司对剧院演出的内容方面做了更精心的考量，毕竟，内容才是剧院的核心价值。打开保利剧院近年来上线的演出单，从歌剧，到话剧、舞蹈、儿童剧，甚至包括相声。

“受众的培育是循序渐进的，审美的培养需要时间。”郭文鹏说。在他看来，现在很多老百

姓会去看电影、听演唱会，却未必会进剧院。“在观众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化消费意识之前，市场需要一个长期培育过程。”让观众走进剧院是第一步，之后才是接触和了解艺术。

郭文鹏介绍，为了吸引观众走进来，保利剧院公司尝试降低剧院的门槛，坚持“高贵不贵，文化惠民”的原则，推出了“打开艺术之门”“艺术大讲堂”“市民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并且，将尝试以“需求为导向”的节目引进工作，“通过票务系统，运用大数据开展更精准分析，引进消费基础好、需求高的优秀节目，吸引更多走进剧院”。

当然，多层次满足受众需求，并不意味着保利对“精品剧目”筛选标准的放松。这些年，不仅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悉数亮相保利，在原创剧目上，保利剧院公司也追求着高水准，通过与东莞市共建音乐原创基地，陆续推出5部原创音乐剧和一部原创话剧。其中音乐剧《钢琴》获得文华奖优秀剧目奖。

最近，由保利剧院公司与日本四季剧团联合制作的经典音乐剧《蒙娜丽莎》中文版登陆保利剧院院线。与国外优秀团队联合开展剧目创作工作，保利剧院公司已有多次成功的经验：通过联合制作并引进旧金山歌剧院英文原版歌剧《红楼梦》，在多地开展巡演，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7年，由保利剧院公司参与投资的首部海外剧目经典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伦敦西区驻场版在英国上演，被当地主流媒体给出了五星的好评，保利剧院公司首次作为联合制作人被列入百老汇音乐剧制作的名单中。一部部精品剧作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不仅满足了各地观众的需求，也让保利成为一张传递中国形象的文化名片。

传统点亮现代生活

□ 武志伟

在审美趋于疲劳的现代社会，水乡风光与民俗之景的多元表达，让人们得以重拾灵动的年味儿，找寻对传统的眷恋

春节，最饱含文化底蕴与人文情怀的中国节日。它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可是“年味儿淡了”却道出了当下人们对过年的惋惜之情。幸运的是，在山东台儿庄，热闹的节日狂欢，闲暇的生活空间，引导人们找回了熟悉又充满惊喜的年味儿。

在这个被康熙皇帝赞誉“风光与江南水乡别无二致”的北方古城，“汪渠相连，随汪而居”本是它最典型的运河文化特色。自2012年以来，古城集团通过在春节期间举办“年博会”的方式，进一步将运河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合，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人们对“诗与远方”的浪漫凝视。除了各地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曲艺民俗，还有传统的过年活动，比如闹花灯、舞龙舞狮、火龙钢花、社火巡游、年货大集等，纷纷在古城亮相。这不仅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文化发展的中国式传承之道。在审美趋于疲劳的现代社会，水乡风光与民俗之景的多元表达，让人们得以重拾灵动的年味儿，找寻对传统的眷恋。这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观感，又荡起了心中的情感涟漪。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先人智慧与生命情怀的中国技艺。一件件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活文物”，以其特有的温度与质感，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自2010年以来，山东已经成功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2018年的非遗博览会更是以“活态传承、活力再现”的主题，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打开了一扇窗户，将非遗之醇厚化为浪漫秋风，让公众一睹古老技艺的精彩。在南京云锦大花楼

迷茫不是人生底色

□ 赵晶

深冬的午后，阳光正好，可朋友老张却感到了阵阵的寒意。老张是一家杂志的资深编辑，从业20多年来，工作虽说算不上成绩斐然，却也做得风生水起。正当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会一直这样“衣食无忧”时，突如其来的媒体融合大潮让他乱了方寸。单位取消纸张印刷向新媒体全员转型，这让一贯行事谨慎、甚至有些保守的老张无所适从：都一把年纪了，思维模式固定，接受新事物又慢，怎么和年轻人竞争？但如果现在退出，又放不下始终坚守的那份职业情怀。徘徊在路口，老张感到困惑迷茫：“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甚至连惆怅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做出改变！”

老张的苦恼不禁让我想到了同事小敏的经历。她在国外留学多年，到我们单位后不仅业绩突出，技能熟练，甚至“搬运工”“修理员”的角色她也能胜任，从拆装办公电器，到修理桌椅板凳，样样精通。可谁又能想到她也曾是“啥都不会做”的“小公主”，父母那句“你瞧瞧别人家的孩子……”在耳边从小念到大。直到出国留学后，她才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老师讲课一句也不懂，不会做饭，三餐只能顿顿嚼面包；清理管道、搬运桶装水没人帮忙，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窝在沙发里蒙着被子哭得稀里哗啦。家里来了电话，她擦干眼泪，用微弱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了句：“我很好啊！”她也想过放弃，但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内心深处的不甘，又让她决定重新开始。试着一个人鼓捣修马桶、钉家具，战战兢兢爬梯子换灯泡、贴墙纸，抱着便餐在图书馆背单词、查资料……不知不觉，她赶上了课程，适应了环境，渐渐从一无所知的“菜鸟”蜕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环境逼出来的，其实就看你愿不愿意真正做出改变。”在一次聚餐中，小敏和大家分享了她的感悟。“那种付诸表面的诉求和扎根在心底的渴望，所激发出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天一起吃饭的还有同事刘哥，他几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差点丢了性命。手术后痛定思痛，决心改变从前“颓废而油腻”的生活方式，强迫自己每天跑步锻炼。这对于平时缺乏运动、走

路都会气喘的老刘来说真是大难了。刚开始，体重近200斤的他只能缓步慢走，跑两圈就会满头大汗。在大家的质疑中，他坚持下来了，不仅养成了长跑的好习惯，还经常参加马拉松赛事，开办健身讲座，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关键是要行动，有些人计划得很好，可一旦实施起来，就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寻找各种借口拖延。其实想要开始的话，啥时候都不算晚。”刘哥告诉我们跑步的乐趣，每前进一步，就会比别人见到更多的风景，认识更多的人；不迈开腿，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五彩斑斓。如今的老刘步履轻盈，精力充沛，早已告别了当年灰头土脸的糟糕生活。谁又能说生病手术这个坏结果，不是他另一种精彩人生的好开端呢？

前面提到的杂志编辑老张，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咬咬牙选择了转变。让他没想到的是，投入到全新的领域中，他的思维和经验反而是这个年轻的团队所欠缺的一股“清流”，不同意见相互交流，经常碰撞出新奇的火花，他的年龄劣势瞬间转化为优势。此外，凭借自己从事过电视行业的经历以及娴熟的美术功底，老张很快获得提拔重用，在新岗位如鱼得水，焕发了事业“第二春”。

其实，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像老张、小敏、刘哥一样，如你我般平凡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塑造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面对时代洪流的冲击，他们不失勇气，拒绝平庸，为了改变现状，实现更高的价值而重新出发，拼尽全力，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在抉择的分岔路口，你也许彷徨困惑，也许恐慌失措，但我想说，迷茫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底色，它就像头顶的一片乌云一样终会散去，只要我们初心不变，就会照亮前行的方向。怀揣梦想依然踽踽独行的你，仍旧在十字路口犹豫徘徊的你，请不要忘记，最好的改变，就是从现在开始。

